

第 7 輯

中國古典文學論叢



中国古典文学论丛

第七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古典文学编辑室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九年·北京

中国古典文学论丛（第七辑）

ZHONGGUO GUDIAN WENXUE LUNCONG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80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1\frac{3}{4}$

198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1,750

ISBN 7-02-000801-1/I·802 定价 4.45 元

目 录

· 作家作品研究 ·

论庄子散文的说理艺术 章沧授 (1)

评《楚辞》为“巫祝者的文学”论

——日本白川静教授的“屈原否定论”的实质 黄中模 (13)

孔融论 吴 云 (43)

鲍照爱情诗初探 朱思信 (54)

李白李贺诗歌艺术比较论 房日晰 (72)

常建诗歌初探 王锡九 (88)

论刘禹锡七言绝句诗的成就及其影响 谭 青 (99)

严羽生卒年及其著作考辨 陈定玉 (117)

要当掣鲸鱼 岂但看翡翠

——江西诗派杜诗学发微 许 总 (142)

苏轼开始作词的动机辨析 谢桃坊 (169)

略论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地位 梁超然 (184)

读《金石录后序》

——兼谈李清照再嫁问题 刘孔伏 潘良炽 (196)

史达祖身世考辨 王步高 (214)

一对人物出元贞 驰骋曲坛伯仲间

——元杂剧分期问题再探索 王星琦 陆沈西 (234)

论《水浒传》与元代水游戏的区别

——兼说元明二代文学的差异	李真瑜 (248)
《琵琶记》辨说	张燕瑾 (260)
赵翼诗初论	严 明 (279)
试论王渔洋五七言绝句的“神韵”特色与艺术形象	
构成方式的关系	刘传新 (287)
世人鲜知的清代山左诗人——徐夜	张光兴 (301)

· 古典文学理论研究 ·

“诗无达诂”与文学的模糊性	蒋 凡 (315)
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贡献	吕美生 (329)
魏晋南北朝文学情感论述评	袁济喜 (338)
剥远非 补近失 观乎功 戒乎政	
——皮日休文学思想管窥	申宝昆 (364)

· 新书介绍 · (补白)

一部介绍宋词的佳作——《宋词纵谈》(王荣芬)	《辛弃疾词选》(一 丁)	“古诗类选”十种即将问世(小 弘)	《元明散曲鉴赏集》问世(晓 泯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论庄子散文的说理艺术

章 沧 授

学术界对庄子散文艺术的研究，一直是热烈而活跃的。到目前为止，论文所及，丰富多彩，浪漫风格、寓言特色、语言艺术、人物形象、创作方法、修辞手法、艺术成就，论说纷起，层出不穷，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其他诸子散文的研究。然而，对庄子散文的说理艺术，笔者至今尚未见到系统的研究，本文就这个问题，谈谈个人粗浅的看法。

先秦诸子从理论上总结各自散文的说理技巧，庄子是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个，他在《寓言》和《天下》篇中总结为三言：“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，卮言日出。”寓言是“借外论之”，借助寓言故事来说明事理；重言“是为耆艾”，引用长老名人之言来证明事理；卮言“因以曼衍”，用自己的议论来阐明事理。这种特殊的说理形式，独标一体，异于诸子。不过，“三言”未能概全庄子散文的说理艺术，现从四个方面来探讨，一、围绕主题，逐层论述；二、托物寓理，代言立论；三、举事明理，层层类推；四、寓言比喻议论，熔于一炉。

围绕主题 逐层论述

庄子散文洋洋洒洒，如海波接天，浪花无际，一篇之中说古道今，故事重出，看去似乎散乱无章，细加分析则可发现，散而不乱，条理井然，全文围绕中心议题，“层层披剥，节节玲珑”（刘凤苞《南华雪心编》）。《庄子》篇题的命名，内篇全是以意名篇，中心明确，主

题突出；外、杂篇是以首句名篇的，但与语录体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首句名篇不同，其中多数在内容上已属以意名篇，可视为首句点题，如《天道》、《天运》、《刻意》、《缮性》、《至乐》、《达生》等，这些篇题无不是全文的中心议题。

现以内篇为例，探讨庄子散文是怎样围绕主题说明道理的。内篇主题的提出，不拘一格，灵活多变，有的在篇首，开门见山，篇首点题；有的在篇中，上下过渡，结构严密；有的在篇末，收尽文意，强劲有力。

篇首点题的如《养生主》，文章开头的一段，提出了全文的宗旨：为人处世要“缘督以为经”。因为人生有限，知识无边，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边的知识是十分危险的，只有“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”，才可以“保身、全生、养亲、尽年”。接着庄子连用四个寓言故事和一个比喻，形象而生动地分五层来说明。庖丁解牛，“依乎天理”，“因其固然”，达到了“游刃有余”的境界，这是第一层说明处世要顺应自然。右师单足，能知“天之生是使独也”，形残而心安，这是第二层说明处世要安命忘忧。“泽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”，精神上绝对自由，这是第三层说明处世要知足忘欲。秦失吊唁亡友老聃，“三号而出”，做到了“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”，这是第四层说明处世要忘却哀乐。最后用薪尽火传的比喻，说明形体虽亡，而精神不灭，为人处世必须忘形无我，这是第五层。这五层紧扣养生之道，步步深入，第一层总说原则，中间三层分说方法，最后一层点明处世的最高境界。这样先提出主题，再层层论析，“如繁弦急管，凄入心脾；如暮鼓晨钟，发人深省”（同上）。

篇中点题的如《逍遥游》。此篇在全文的中间提出主题，这不是随意之笔，而是作者的独到匠心。这样谋篇布局，既揭示了全文的中心议题，又在结构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，大起大落，转换自然，曲折多变，井然有序。《逍遥游》的宗旨是论述人生于世怎样

达到绝对的自由，作者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述的。先从反面立论，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里，一切受到限制的物和人都不能达到逍遥。自然界大小对举，依次而论。鹏鸟和尘土待风而动，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；蜩与鸪自飞而不能高远，受到空间的限制；螭蛄和冥灵有时而尽，受到时间的限制。由此可知，有待的万物是不自由的。自然界是这样，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接着论述了人世间不能自由的三种人：积极入世者为名利所限，修养高尚的宋荣子为有己所限，御风而行的列子又被有为所限。自然界和人世间一切有待的物和人无法达到逍遥，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做到绝对自由呢？作者由反而正，提出了主题，从正面阐述要达到逍遥则必须“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。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只有达到无己、无功、无名的三无境界，才能在人世不受任何约束而逍遥自由。接着分别用三个故事从正面论证主题。许由辞帝尧让天子之位，说明“圣人无名”；藐姑射山上的神人“游乎四海之外”而“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”，说明“神人无功”；惠施同庄周的辩答，说明“至人无己”。这样从有待到无待，先抑后扬，曲尽变化，由物之三类、人之三种到境界之三无，逐层论析，散而不乱，于无路可走卒归有路可走。

篇末点题的如《人世间》。此篇自始至终贯穿着许多寓言故事，有孔子以清静无为教诲弟子从政，有孔丘用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劝告叶公子高为使，有蘧伯玉用“心莫若和”告诫颜阖为太子师，有栎树散而无用却能尽其天年，有形体残缺不全的支离疏于世无用而“足以养其身，终其天年”，还有楚狂接舆用不知时务来嘲讽孔丘。这一连六个寓言故事，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不同的处世方法，但全文所论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，庄子一直没有提及，只在文章的最后两句，归结到全篇的主题：“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”这样结尾点题，收尽文意，说理精辟有力而又鲜明突出，

洒脱汪洋而又简明扼要，充分地表现了庄子散文放得开、收得拢的大家手笔。

由此可见，庄子笔下层出不穷的寓言、重言，虽是信手拈来，却不是随意而用，它们都是围绕全文的中心议题，珠联而生。尽管庄子采用“寓真于诞”的方法，隐蔽曲折地表达思想，但不少篇章，总是或前或后地直接表述着自己的思想观点，即使是全篇寓言也不难窥见。这正是下文所论析的问题。

托物寓理 代言立论

庄子处在诸侯异政、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，诸子们自持一端，各驰异术，探索着人生之路，治国之方。庄子自知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，俗多不受，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，因而采取了“寓真于诞，寓实于玄”的特殊表达方式，即大量地运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。庄子又认为时政浑浊，“不可与庄语”，只能“以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涯之辞”。庄子的表白只是表明他玩世不恭的态度，我们切不可信以为真。他说理论道确是认真严肃的，清代文学理论家刘熙载点破了这一点，他说：“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，骨里却尽有分数。”（《艺概·文概》）庄子运用寓言说理，别具一格，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以下三点。

第一，以故事人物中的一方作为代言者。庄子笔下的寓言多为人物故事，有些非人物的故事也多已拟人化了，赋予它们以人性，有人的语言、情感、社交。这些寓言故事均以对答论辩为主要情节的，辩论的双方，回答的一方是道家的代言人，即代表庄周自己。他们总是处于主动的地位，或居高临下，或以长独尊，或以古惟真，或唯我是正。在兼有议论的篇章中，代言者的说理比较容易理解，因为寓意在议论中作了阐述。如《逍遥游》中尧与许由的对答，许由是庄子的代言人，他回答尧的一番话，结合作者“圣人无名”的议

论,可以看出许由所说的“我犹代子, 吾将为名乎? ……予无所用天下为!”正是庄子无为思想的表述。全篇由寓言故事组成的, 如《秋水》、《知北游》、《田子方》等, 说理虽然比较隐蔽, 但只要 we 掌握一方为代言人的手法, 也是不难理解的。《秋水》全文由七个寓言故事组成, 其中三个是以庄周自我为素材的, 故事中的庄子自是作者自我; 另有北海若与河伯、孔子与子路、公孙龙与魏牟的论辩故事, 其代庄子立论的是北海若、孔子、魏牟。北海若回答河伯所说的一段话: “以道观之, 物无贵贱; 以物观之, 自贵而相贱; 以俗观之, 贵贱不在己。以差观之, 因其所大而大之, 则万物莫不大; 因其所小而小之, 则万物莫不小。”这正是庄子一切相对、万物齐等思想的明确阐述。庄子如此巧妙地借助他人之口来表述自己的思想, 让读者在津津有味地领会故事情节的过程中, 自然地接受, 这是用形象代替说教所产生的效果。由于庄子善于用代言说理, 有些真实的历史人物, 被弄得面目全非了。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, 在庄子的笔下却成了请教于老子的道家信徒, 宣扬道家思想的热衷人物。这一方面说明首冠百家的孔子都信道、归道、传道, 道家思想是何等的正确, 又是何等的感人; 另一方面也是庄子同孔子开了一个大不敬的玩笑, 以道家来压倒儒家。

庄子寓言中的代言者十分广泛, 有帝王圣人, 也有动物植物; 大至海神, 小至蜣螂; 远则上古, 近则当世。这不仅表现了庄子用笔洒脱汪洋的风格, 更说明了道家思想的无时不有、无处不在、无物不存的永恒性普遍性, 正如庄子在《知北游》中回答东郭子时所说的: 道“无所不在”, 在蝼蚁、在稊稗、在瓦甕、在尿溺。

第二, 以寓言故事为依据, 论证事理。寓言故事是虚构的, 不能作为说理的依据, 所以诸子用以比喻说明事理, 使之浅近易明, 如孟子用“拔苗助长”的故事说明违背养气的规律必定要失败, 韩非用“守株待兔”的故事比喻因循守旧的人不能成就大业。若去掉

这些故事，只是失之形象性，而无损于文意。但是《庄子》中的寓言则不同，它是文章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去之不成文，舍之不成理。这是因为庄子“寓真于诞”，把寓言故事作为说理的依据，这样既有比喻说明的意义，又有论证事理的作用。《应帝王》是论述帝王如何治理天下。庄子认为只要做到“无为名尸，无为谋府，无为事任，无为知主”，天下就得到治理了，根据何在呢？作者一无引典二无举例，而连用六个寓言故事来论证。蒲衣子用“一以己为马，一以己为牛”的物我为一来教诲王倪，狂接舆用“确乎能其事者”的顺应自然来告诫肩吾，无名人以“出六极之外”的无为而天下治来启迪天根，老子用“游于无有”的虚无之道来开导阳子居。这四则寓言从正面论证了以无为治天下的思想。作者接着又用神巫季咸持有为而败于壶子，逃之夭夭、南海北海之帝有为而凿死好友中央之帝，以失败告终，这两个寓言故事，以有为的恶果有力地反证无为的正确。这六个寓言都是用来论证无为思想的论据，若去掉它们，简直不成其说理文了。

第三，以类排比寓言，多侧面说明事理。庄子笔下的寓言故事，既不是可有可无，也不是可多可少。即使是一篇之中“寓言十九”，或一个观点的阐述运用十几个寓言，也决非赘笔冗文，而是恰到好处。庄子把这些寓言按类排列，作了合理的分工，使它们各自都担负着一定的任务，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事理，因而在说理的过程中，每个寓言都成了不可缺少的环节，犹如接力赛一样，少了一个则说理的层次就会脱节，语意不全，文气不畅。这不同于一般的博用寓言，反复强调，而是多层次多侧面地运用，使说理既有深度又有广度。《至乐》篇是谈论人生于世要做到极度的快乐。人生于世有欢快愉悦，更有悲伤痛苦，因为老死疾病是难免的，这怎么能有“至乐”呢？庄子先从理论上提出“吾以无为诚乐矣”的观点，只要做到无为就能达到人生“至乐”。那么如何做到无为呢？庄子不从理论

上论述，而是让形象说话，他一连排列了五个寓言故事，从五个不同的角度，详尽地阐明了达到无为的五种途径。庄子妻死不哭不悲却“鼓盆而歌”，因为生死是自然的造化，人本无形，化而有形，“今又变而之死”为无形，死是人生的归宿，这有什么可悲伤的呢？这是从死而不悲谈无为至乐的。人除了死悲还有病忧，滑介叔左肘生了一个瘤，他认为是随物变化的一种正常反映，用不着大惊小怪，更不必烦闷担忧，这是从病而无忧谈无为至乐的。人为什么不以生为乐而要以死为乐呢？髑髅托梦于庄周，说死比活着快乐，生与忧俱来，死与忧皆去。这从人生观上说明了生而无乐，只有忘忧才有乐。这三个故事从人的自身来谈至乐的，此外有外界的患难，仕途功名、战争徭役，无不是加在人身上的忧患。第四个孔子答子贡的故事，说明人只有顺应自然而无为，才能排除外难，达到无患而至乐。为什么无为就能无患？第五个故事列子见髑髅，说明万物都是循环往复的，生死同等，物我互生，只有泰然处之方可无为无患，达到至乐的境界。这五个故事围绕“至乐”，层层相生，环环相扣，无论去掉某一故事，道理的阐述都会显得不全不深。

举事明理 层层类推

庄子说理论道，不是单凭那些天马行空、来去无踪的怪诞故事，而是十分讲求说理的科学性和逻辑性，注重事实根据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

举事明理，以实求是。庄子说理，屡屡见出摆事实讲道理，以事实为依据来阐明自己的观点。这些事实有生活中的常识，也有自然界中的事物，又有历史的史实。《马蹄》篇是揭露儒家宣扬的仁义礼乐的虚伪性、危害性及其罪恶。作者先列举自然界中的马、土、木，它们都各有本性，而一旦能工巧匠出现了，它们的本性就遭到了破坏。如马，“蹄可以践霜雪，毛可以御风寒，龂草饮水，翘足

而陆”，这是它的本性，而圣贤伯乐“烧之，剔之，刻之，锥之”，以至把马整死过半。人也有其本性，“赫胥氏之时，民居不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，含哺而熙，鼓腹而游”，圣人出现后便用仁义来匡正民性。从这些事例中，庄子得出了圣人是罪人的结论。这当然是倒退的唯心史观，而庄子不用虚构的寓言却用存在的事例说理，不失为力求科学的方法。《胠篋》篇是论证圣智为万恶之源，全用历史的事实。齐国效法圣贤之法，却出现了田成子弑君夺权的窃国大盗；从前的暴君利用圣人之法残害贤臣，“龙逢斩，比干剖，苌弘施，子胥靡”；盗贼跖也标榜仁义之道。作者连用三个历史事实，论证了圣人提倡的仁义是危害天下的，圣人是祸根，从而提出了天下要治理必须“掊击圣人”、“绝圣弃知”。有了圣人天下会混乱，去掉圣人天下会出现什么局面呢？作者又连举远古时代十二个氏族社会的“至德之世”的事实来证明：“当是时也，民结绳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乐其俗，安其居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音相闻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。若此之时，则至治已。”庄子这个理论是荒谬的，不过他力求用事实讲明事理的方法是求实而可取。

层层类推，逻辑严密。类推是以彼及此的推理，既有比喻的形象生动性，又有严密的逻辑性。庄子主张无为，极力抨击儒家主张的仁义，有时直言痛斥，有时曲意讽刺，有时又类比推理，这种类推不同于一般的单层推理，而是多侧面的层层类推，《骈拇》篇是突出的代表，全文以骈拇与仁义展开四层类比。“骈拇枝指出乎性哉，而侈于德；附赘悬疣出乎形哉，而侈于性；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，列于五藏哉，而非道德之正也。”这是第一层从多余的角度来类比的。骈拇枝指是德性的多余，附赘悬疣是本性的多余，类比推论出仁义是道德的多余。接着第二层从无用的角度来推理：“骈于足者，连无用之肉也；枝于手者，树无用之指也；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，淫僻于仁义之行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。”在庄子看来仁义不仅是多

余的、无用的，而且是有害的，进而第三层类推，说明仁义智辩的有害无益：“骈于明者，乱五色，淫文章……多于聪者，乱五声，淫六律……枝于仁者，擢德塞性以收名声……骈于辩者，累瓦结绳窜句……”目明能扰乱颜色，耳聪能扰乱音乐，因而仁义智辩扰乱了是非。这些多余无用的东西为什么会产生危害呢？最后进一步地类推出原因：“且夫骈于拇者，决之则泣；枝于手者，斲之则啼。二者或有余于数，或不足于数，其于忧一也。今世之仁人，蒿目而忧世之患；不仁之人，决性命之情而饕富贵。”由此推论，“意仁义其非人情乎，彼仁人何其多忧也”。这里庄子从四个方面类比推理，把儒家宣扬仁义的多余、无用、有害、非固有的本质批驳得淋漓尽致。

寓言比喻议论 熔于一炉

一部《庄子》三十三篇，全为寓言或议论的极少，多数篇章是由寓言、比喻和议论有机组合而成，它们互为补充，相得益彰。寓言和比喻使议论的事理形象生动，浅显易明；议论阐述又使寓喻之理深刻透辟，严密有力。同时这三者错综其间，说理的层次极为分明。《逍遥游》首先以气势磅礴的寓言开篇，背宽“不知其几千里”的大鹏，击水三千，扶摇九万，从北海直飞南海，如此惊天动地的壮举，能否达到逍遥呢？接着用比喻作形象的说明：“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。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”水的深浅不同，浮物的大小也不同，这说明任何事物凡需凭借必定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，舟行需水故受水的深浅限制。这与大鹏的壮举有什么关系呢？最后通过议论点明比喻的意义。鹏与风犹如舟与水的依附关系一样，“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”这段议论，阐明了大鹏高飞远行的壮举是凭借大风的缘故，因受到风的限制，不能达到逍遥。

这样先寓言，后比喻，再议论，由形象到抽象，从事例到事理，步步明晰，感受真切，趣味横生，引人入胜。这正如清人林云铭所分析的，《逍遥游》“篇中忽而叙事，忽而引证，忽而譬喻，忽而议论。以为断而非断，以为续而非续，以为复而非复。只见云气空濛，往反纸上，顷刻之间，顿成异观。”（《庄子因》）

庄子在综合运用寓言、比喻和议论时，变换比较灵活，主次互见，错综相间。有时以寓言为主，简明扼要地用议论点明宗旨。《德充符》几乎是由寓言故事组成的，议论只有一小段，不足寓言的二十分之一。作者先用大量的篇幅，连举五个身体残缺、奇形怪状的人，他们虽然形残，却享有很高的声誉，孔子倾慕追随，子产自愧不如，哀公甘拜下风。这些形骸残缺的人，为何被时君圣贤顶礼膜拜？庄子只用了几句简短的议论作结，画龙点睛地说明这些寓言故事的寓意，因为这些得道之人，“是非不得于身”，不谋不斫，顺应自然，从而达到了逍遥于人世的境界。这样以寓言为主，群象生动，感触深切，收到简明透辟的说理效果。

有时又以议论为主，错综寓言和比喻，如《齐物论》、《骈拇》、《马蹄》、《庚桑楚》等篇都是用较大的篇幅展开阐述议论的，只有极少数的寓言作为点缀，同时比喻错综其间，或用以说明议论，或用以显明寓言的寓意。体现这一特色的，《庚桑楚》尤为突出。此篇先用一个寓言故事引出全文的主题，然后通过议论来阐明主题。作者用庚桑楚教诲门徒的故事，提出了学道的根本在于无知无为，只要能做到“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”就达到了道的境界了。接着作者从心静、无名、无有、虚无、忘生死、无自我、无作为等七个方面，详细地论述了学道的途径。这就从理论上深刻地论述了故事的寓意。庄文的寓言似乎寓意隐晦，不结合议论就难以明白。其实不然，只要认真地寻思就不难发现，其寓意的表达除了上述的代言立论的方法以外，又往往用比喻来显明。此文的寓言故事中，庚

桑楚教诲弟子用了两个比喻：“函车之兽，介而离山，则不免于网罟之患；吞舟之鱼，矜而失水，则蚁能苦之。”这两个比喻显然是说明“不要问世、不要有为”的教诲宗旨。而议论过多又会产生抽象费解，庄子又巧用比喻，避免了抽象的说教。本篇七层议论层层用喻，这样每层议论的理论十分明了，如用天光普照“人见其人，物见其物”来比喻心静则清明；用踩人之足要道歉赔礼，而踩了父母之足一声不吭却得到谅解的比喻说明无己则亲，因为父母与子不分彼此的。错综比喻是庄子的匠心之笔。

此外，设问辩答也是庄文说理的常见技巧。庄文时常一连串地提出许多问题，象连珠炮似的，令人应接不暇。这不仅加强了语感，突出了观点，而且能引起读者的思索，一下子就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所提的问题上来。庄文的设问方式不拘一格。有时先设问，后结论，再阐述。《天运》篇一开始就接连提出了十五个问题：“天其运乎？地其处乎？日月其争于所乎？孰主张是？孰维纲是？……云者为雨乎？雨者为云乎？……”天地万物的运行变化是谁在主宰着？如此大胆的发问真是扣人心弦，启人深思。庄子设问之后，便断然结论：“天有六极五常。”这么多的问题只一句话作了回答，可见天道“六极五常”的重要。进而庄子又阐述了一切顺应天道的道理：“顺之则治，逆之则凶。”从而为道家无为的思想主张找到了理论依据。

有时又先结论，后提问，再说明。先摆出观点，接着提出问题，把所阐述的观点提到显目突出的地位，提醒人们注意，引起读者思考，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？又有什么根据？这样既抓住了读者的心理，又引导读者专心致志地听取作者的阐述。《胠篋》篇首先提出了“智者为大盗准备条件”的观点，接着一连三次设问：“世俗之所谓至知者，有不为大盗积者乎？所谓至圣者，有不为大盗守者乎？何以知其然邪？”前两句设问是重申观点，提醒注意，后一个设

问是引起下文，点明所要说明的事理。这样说理，让读者的脑子里既有观点，又塞满了问题，在急需解答之时，再通过娓娓动听的说明，自觉而信服地接受道家的思想。

有时又突如其来的提问。如《逍遥游》写到大鹏尘雾后，突然设问：“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”问得十分离奇，令人不知所云，似乎与上下文不相连属。细加考究方可发现，庄子以设问代替叙述。天那苍苍的颜色，是由于天的无限高远，无法达到终极。大鹏虽能高飞九万里直至南海，而对于高远无边的天宇来说，它是不能穷尽的，因而无法达到逍遥。作者不以叙事而用设问的形式，更能突出鹏鸟的有待而不得自由。

总之，庄子散文中的设问，形式多变，妙趣横生。有强调，也有提醒；有反诘，也有怒斥；既令人思索，又引人入胜。设问已成了庄文说理不可缺少的手段，也为我国古代说理文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。

以上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庄子散文的说理艺术，由此可以看出庄文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，它把先秦说理散文推进到成熟的阶段。尽管庄子无为的思想是消极的，而说理的高超技巧，无疑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，是值得认真总结和吸取的。